

北纬30°
发现成都

总策划○郝康理



草堂

归来的诗魂

聂作平○著



十二个世纪的沉重与沧桑，注定了这是一座有灵魂的园子
阳光下的草堂，就那么一个劲儿地古，就那么一个劲儿地

成都时代出版社



草堂
归来的诗魂

聂作平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堂:归来的诗魂/ 聂作平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北纬 30 度 发现成都”系列)

ISBN 7-80705-285-6

I. 草... II. 聂... III. 杜诗 - 文化研究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444 号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经营

总发行人:王 庆

总 策 划:陈大利

草堂:归来的诗魂

作 者 聂作平

出 品 人 郭 平

图片提供 聂作平 徐 献 梦 兮

责任编辑 唐海韬

封面设计 魏 伟

版式设计 范海荣 叶 茂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 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 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140 千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ISBN 7-80705-285-6/K·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028)86614619(棋牌类) (028)86619530(综合类)

传真:(028)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86636481



與代不同時間如生江山麗繩屏臥與詩客

社

C[目录] CONTENTS



- 3 第一章 黄昏的眺望
- 11 第二章 盛唐的寂寞
- 23 第三章 一座园子的命运
- 39 第四章 无限的局部



聂作平 Nie Zuoping

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从事职业写作。已出版著作20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随笔集《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画布上的声音》《男和女,我和你》、文学批评《审判余秋雨》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另著有电视连续剧数十集。部分作品曾在港台出版。

第一章 黃昏的眺望

除了次第亮起的霓虹与街灯,要想在都市感受黄昏的更多细部是困难的。正如依凭一些零乱的文字,我们很难真正深入一位古人的内心。更何况,都市本身就是一种远离了季节的事物,它属于大自然的反方向,是诗意消解的另一极。

值得庆幸的是,这里还有黄昏,有黄昏的细节像一部充满悬念的电影那样缓缓展开,渐入佳境,直到夜色笼罩,星垂大地。

这是一座面积达三百亩的园子,一座建在都市腹心地带、却可以独立成篇,相对成为另一个系统的古意延绵的园子。

这个夏天和秋天的边缘季节,成都的天空总是潮乎乎的,像是被过多的爱和柔情滋润的女子。有许多个日子,我独自在这座园子里察觉到了黄昏的步履——原来古意盎然的园子,黄昏是一种难以自持的缓慢与简洁。

有一天是在面水的长廊。有风,不大,若有若无地吹,一心一意地吹,吹得市声和人间都远了,远得尖起耳朵也未必能听得见一声咳嗽或太息。游人散尽,天空有细若游丝的雨在飘。隔着雨雾,池水对面的树林越发地生机勃勃,大有一不小心就要挤进池水的架势。池面有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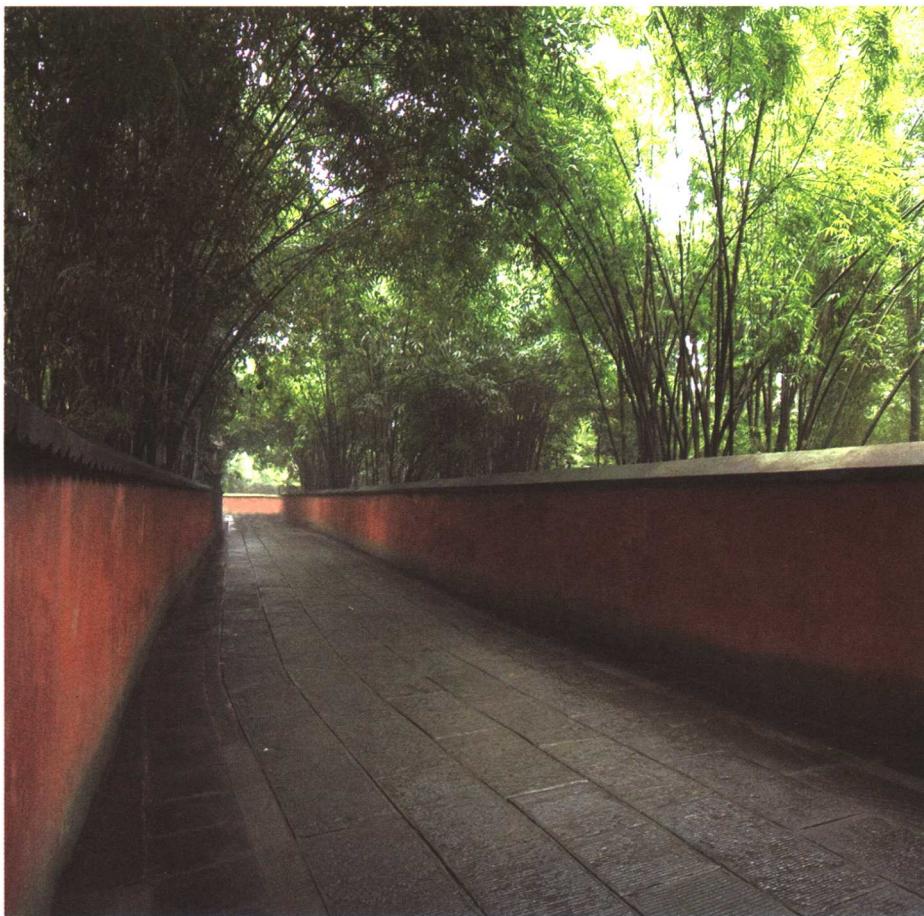
荷叶，圆圆的，雨水在上面集结，好半天，终于锲而不舍地凝成了一颗颗亮晶晶的水珠。风来，荷叶漫不经心地摆动一阵，水珠轻快地跌进池水。我仿佛听到了它入水的声响。童年时在故乡的池塘边也曾见过同样的荷叶、同样的风和同样的水珠，它们看上去表情相似，很有些异乡乍见熟人的亲切。后来，我便感觉到黄昏深处有一些古老的意境飘然而至——想必唐朝，也曾有一个写诗的人这样坐在池边，看着同样的荷叶和同样的水珠，而同样的风吹着他同样的布衣与忧伤。

有一天是在幽暗的竹林。修长的竹子都是天生丽质的舞女，它们有令最纤柔的女子也向往不已的好身材。竹林不可太疏，疏则无景致；亦不可太密，密则太阴晦。这座园子的竹林疏密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石桌石凳静静地候在竹下，像是一部剪辑整齐的纪录片，把线索铺展得恰到好处。一条石头砌就的小径从竹林里蜿蜒向前，拐个弯，伸进密密的楠木林，不见了；老远的地方，又从楠木林里冷冷地钻出来，与竹林里的石头们彼此呼应，恰如草灰蛇线。后来，我听到一阵鸟鸣。一片静谧中响起的鸟鸣，宛如晴天霹雳，或是尊者棒喝，令人有醍醐灌顶的警觉：原来当年那个曾在竹林里独坐的老人，他已经离开一千多年了。竹林已不是当年的竹林，小径也不是当年的小径。但从虚空中降落的黄昏之网，庶几还是旧时模样？

与园子里曾经有过的这位老人一样，我也是这座城市的异乡人和擅自闯入者。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来过这里。今天的脚印重复着昨天的脚印，而昨天的呼吸也响应着今天的呼吸。

老人是诗人，老人姓杜，叫杜甫。对一个逝去的诗人的最好怀念，就是写一首以他为题材的诗。于是我就写了，那首诗叫做《秋风中的杜甫草堂》：

一个老人在秋风中聆听。一座巨大的园子



竹林已不是当年的竹林，小径也不是当年的小径。



精致的小桥流水，它通向了中国诗歌的后院。

一些林木和鸟儿，秋天的风在越过这座城市
但没有人能比秋风飞得更高
也没有人能比老人的秋天更老

烽火向南，大路朝西
一个老人和他的毛驴、草堂
以及鲜花，以及疾病
他咳嗽的声音穿越了唐代
花园里，蜜蜂追逐着花香包围的过去

在浣花溪边散步、皱眉
用狼毫书写家书、秋兴
遗嘱和借据
秋天的风呵，它要比秋天更加深入人心
这座园子，这座埋葬着诗歌和秋风的园子
它为何表情全无，内心阴冷

一个逝者和一座废园有什么关系
一个唐代的老人和一群当代的游人有什么关系
多少年来，我们热爱着这样的遗址
想想唐代，那是多么遥远的路程
围墙之外，市声升起
旧时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升起
而我们，我们是一些来不及删改的病句

是的，这座美丽的园子就叫“杜甫草堂”。它坐落在成都市区西

侧，它的花草树木和亭台楼阁，似乎要比旁边的生活多了一份凝重与诗意。这是一座可以感觉到黄昏的园子，在渐渐降临的黄昏的夕光中，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所以，这是一次从黄昏开始的眺望。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老杜的诗为我们准确定位了他的草堂地址。



书法长廊，入目的都是各种字体的杜诗……

第二章 盛唐的寂寞

必须说到一个时代，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史学家们把它叫做“盛唐”。我们的杜诗人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书记员和旁观者，他比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多一份寒冷和警惕。

盛唐是令中国人自豪的大时代。那个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黔首，都充满了开放富足年头特有的集体自信与自足。而草堂的主人杜甫，就曾经生活在那样一个衣冠似雪的盛世。多年以后，当老杜历尽了人生的艰辛，已经与苦难成为往来甚密的老亲戚时，他回忆起那个逝去的时代，还要用充满伤感的笔写下他见证过的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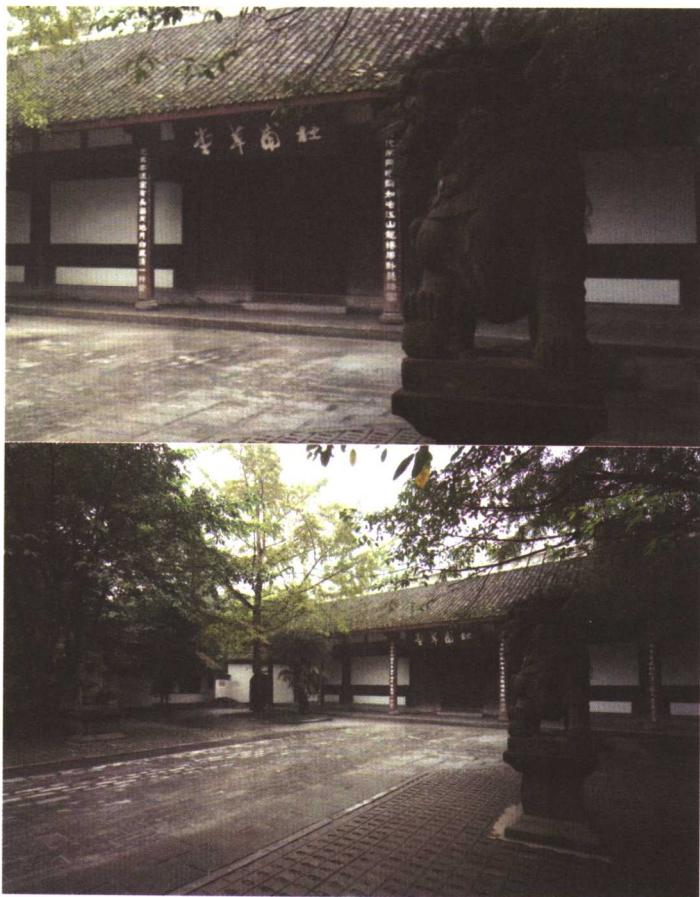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躲进南美成一



杜甫草堂正门

统,创作他著名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繁华事散之后回忆昔日盛景是如此凄美而伤感,在茨威格笔下,一个失去的世界被重新召唤而回。假使茨威格生活在中国,假使他历经了盛唐的起承转合,他肯定会留下另一部《昨日的世界》。

盛唐以后的中国文人都对那个业已逝去的时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找出那种大道周行的规律。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
皆正直。

廊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
弥近者制弥陋。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肯定不仅仅是它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正直那么简单,它更以这些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宽容时代。周时奋先生对此总结说:“盛世其实就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然而,令人遗憾且略感意外的是,杜甫的一生并没有在盛唐画上句号。他并不漫长的一生被安史之乱分为了前后两段;而安史之乱,正是终止盛唐的休止符和急刹车。像一个苍凉的手势,杜甫亲历并见证了唐朝的由盛而衰。见证了如此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感受了比其他单一平静或单一动乱年代的诗人更多喜悦和忧愁的老杜,命中注定,他要比他的同行们既不幸一些,也更幸运一些。不幸的是,他的人生将由平静进入动荡;幸运的是,他有望成为大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只能

仰望的高峰。

其实，即便没有安史之乱把大唐盛世这具精美而脆弱的瓷器打得粉碎，老杜的命运也与“坎坷”这样沉重的词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唐代的良心，来自民间的良心；他也是唐代的寂寞，羽翼不能延伸、双眉不能舒展的寂寞。茨威格回忆往事时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与此相类，如果我是老杜的知己，他也许会对我说出相似的感慨。

下面我简约地勾画老杜的生平概况——一个人的生命运行是丰富多彩的，但当他们被压缩成工具书里的条目时，往往只有最平淡的几行说明文字。堆积在案的各种人物传记和工具书，它们所摄入的竟然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恨过，歌过，哭过，而今，合上书页，他们就永远地消失了。纵有一千次一万次的深情回眸，他们也不会半夜前来敲敲房门。

公元712年，雄姿英发的青年李隆基在长安接受父亲唐睿宗的传位，正式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他就是著名的唐玄宗。与此同时，一个男婴降生于唐帝国属下的河南巩县，男婴取名杜甫，字子美。

唐玄宗统治中国四十四年，共使用过三个年号，即先天、开元和天宝。粗略地分，开元年间——从公元712年到741年，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并创造了被称做“开元盛世”的黄金时代，而天宝年间——从公元742年到756年，是唐玄宗疏于政事奸臣当道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黑铁时代。

青年时代的杜甫是快乐和幸福的，就像他所从属的那个国家一样。开元晚期的740年，全国统计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农耕时代，这两个数字是衡量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重要指标），它们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史称“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